

五松園文稿







稿文園松五



撰衍星孫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孫 星 衍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务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务 印 書 館

上 海 及 各 埠
商 務 印 書 館

五松園文稿卷一

清 孫星衍撰

亥有二首六身解

春秋左傳襄三十年晉絳縣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按史趙言亥有二首者十干配十二支從甲寅數至亥則餘甲子乙丑子與丑實支之首故云二首六甲爲身故云六身下甲子乙丑與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同計之方成六甲故云下二如身是其日數言不外二與六也二萬大數在先故曰首六千六百六旬餘數在下故曰身史趙舉二六之數以明之大數在前餘數在後士文伯卽知是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史趙舉亥以示之支有十二而干十士文伯卽知以旬計矣今杜預注以文字形言之豕字古文竝非二首六身也且亥字不以干支求之所云二首六身安知非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日而云旬乎吾友李文學銳推之云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甲子六十除之得四百四十四甲子又六十分之二十卽三之一也四百四十四外又得二十日故曰四百四十五甲子也其第四百四十五甲子才有二十日故曰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祥禪不同月辨

今世三年喪依鄭氏二十七月而除甚合經義惟江南習俗大祥後稱禪旣無受服又廢禪祭失禮之甚

者其謬始於王肅而成於宋儒不可不辨。王肅與鄭爲難謂祥禪同月解士虞禮中月而禪爲月中不知鄭氏本西漢諸儒古義按檀弓正義引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禪白虎通亦云二十七月而禪然則鄭氏解中月云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非臆說矣雜記期之喪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禪爲父在爲母及妻長子也期喪祥禪尙不共月豈三年喪反共月乎禪字從示說文云除服祭也鄭氏注士虞禮云禪祭名也開元禮祥禪祭不同月通典議以二十六月終而禪二十七月終而吉若從王肅祥禪同月則禪祭何所施施於二十五月則奪祥祭施於終禪則奪吉祭是何禮乎沈約宋書禮志永初元年黃門侍郎王華之議云晉初用王肅議祥禪共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惟晉朝施用摺紳之士猶多遵鄭議宜使朝野一禮詔可是列代俱知王肅之非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染比御不入孔子曰加人一等明禪即可聽樂入內與大祥禮殊異祥禪共月雖用二十七月古禮之文仍從二十五月短喪之實矣宋時朝禮亦略如唐時其誤由於司馬氏作書儀云大祥出就次易禪服注云世俗無受服謂大祥爲除服卽著禪服今從衆多從鄭說據禮通玄引書儀注云所謂中月者蓋禪祭在祥月之中也歷代今律勅三年之喪皆二十七月不可違也與今本殊紫陽朱氏曰二十五月祥後卽禪當如王肅於是月禪徒月樂之說爲順今從鄭氏之說雖禮宜從厚然未可爲當據此是宋儒私議遠鄭從王當時朝制且不行之大祥後自有變除之服見於經典宋儒致古甚疏不及知耳開傳云禪而纖無所不佩又云素縞麻衣玉藻云縞冠素紩檀弓正義引戴氏喪服變除云白服無絢經證甚明何爲無受服是則不可謂大祥爲除服亦斷不可從衆宋儒以肅議遠經又以私

禮違朝制實不知禮之甚者矣。古者布用麻，有疏密之別。故鄭注素縞麻衣云：十五升布言漸密於衰麻也。今世有布木縣。若依古禮推禫服，當以二十六月設禫祭，以素布衣履易麻衣冠加黑緯，以白屨無緣易紳屨。終月後吉祭而除服，庶幾合於經義。又不違國家二十七月終喪之制。學者盍因吾言研覈是非焉。

葬說

今世士大夫惑於陰陽禍福之說，尤莫如葬。其貧者久不卜窩，有力者屢遷其棺，妄冀祈福。蔭茂子孫，人心風俗之所繫，故備論之以祛其惑焉。宮宅地形書出於班固藝文志，其言地形猶管子言山之見榮，非葬也。志又有堪輿金匱十五卷，顏師古引許叔重云：堪、天道、輿、地道，亦不謂葬。葬書不出於古，則非先王之法言矣。後漢書袁安傳，始載安父訪求葬地，今所傳郭璞葬經者，隨志及璞傳無之。宅經引子夏墓凶宅吉之言，梁劉孝標注世說，引青鳥子相冢書大率後人依托，今不存。古人重廟不重葬，葬欲其藏之深，飾終欲其儉，卜地於北郊就陰，此其義也。禮云：生者南鄉，死者北首，是知葬必南向。向南則首北也。又云：祔葬不卜宅，是知葬應祔祖，有地即有穴，但以昭穆爲次，而不擇穴也。又云：死徙無出鄉，是知葬必于國都鄉邑，不能遠求吉地也。此皆經典可以依據，今則反之，信術家無稽之論，一則造爲子午向不可用之說，云當兼天干，甚則或東或西，四維八干，皆任其意，不察古人營宅墓，皆守北首南向之義，無貴賤皆用子午，法天道和陰陽也。傳曰：水晉正而裁室，壁四宿在亥，至子月正位午方。又曰：南門正，南門在巳，至午

月亦正位午方。觀經典所命星名爲作室取法。虛宿在北宮。虛從丘。亦爲哭泣之事。丘从北。故狐死首丘。是爲葬首北取法。呂氏春秋云。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鼠子馬午。卽見古者宅墓向明之義。余因訪求碑碣。細審唐宋以前冢墓。無不用子午者。明時有閩人鄭善夫移焉陵四向方志以爲不足據。今時官廟及元明搢紳宅院。亦皆正南向。故古者官有世祿。其福蔭轉勝於今。所以然者。陰陽交於子午。子月冬至。陰極陽生。午月夏至。陽極陰生。天道循環。非子午則爲絕陰絕陽。淮南子及孝經緯云。斗指壬小雪。指子冬至。指癸小寒。指丙芒種。指午夏至。指丁小暑。今用壬丙癸丁代子午。皆寒暑陰陽不能相生之節。用之冀宅墓縣長獲福。是背天道而馳也。子午不可用之說。出自何書。問之術士。亦不能言其根據。或云。西人爲此言。移其國位在午。尤可惡也。且生則悅陽。死則悅陰。物之情也。死者首北。所以安魂魄。病者東首受生氣也。今舉死者首東首南。反其道矣。何以獲福。此術者之惑也。一則誤用前朱雀後元武左青龍右白虎之說。東方木色青。故曰青龍。西方金色白。故曰白虎。朱雀元武之名。亦依方色而立。今不論東西南北。徒以左右前後名之。若北向則木爲白虎。金爲青龍。名不正則言不順。且與天象違異。尤顯然者。察其致誤之由。因讀禮記云。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不知四者行軍之旗幟。故可左可右。下云招搖在上。亦謂畫北斗於幡也。且爲上有行字言之。行法天動。止法地靜。命之曰行。知止則反。是今地道靜而不移。奈何以軍行視之。不善讀書。遠背天道甚矣。復有信先天卦位之說。移易方位。謂後天之坎離。卽先天之乾坤者。先天卦位出於陳搏僞造。近世諸儒取之無遺義。更不可信。八卦列於八方。按十二月。此孔子之言。若乾南

坤北則坎離艮震巽不當盡列於東方乎錯亂五行又術者之惑也一則造爲無氣無穴之說古者公墓之地掌於冢人國民族葬掌於墓大夫皆有其族有私地域豈能遠擇吉地太公五世反葬晉臣葬於九原依國族也世俗徒見孔子歷世封公卽謂曲阜非孔子不能葬非子夏不能葬孔子於此試問孔子魯人也若齊若晉有聖人葬地能卜葬於他國乎他國有聖如孔子者能來葬於曲阜乎且唐宋以來孔子之後皆昭穆祔葬而傳爵不絕所祔之穴皆有氣乎今世家所擇有氣有穴不遠數百里而葬之地一再傳而名位歇絕又何故此又術者之惑也一則造爲三元甲子有衰旺近時宜用乾兌向之說夫三元生於甲子則年月日時皆有三元一日一時亦有旺氣何獨取之於年坎離天地正位古今不易六韜言凡攻城圍邑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是古者依天道立向貴陽賤陰之驗若依三元旺氣宮殿官署數十年一易向有是理乎列代官署南向縱居之者吉凶不定而官署自存自旺未嘗有退氣之時也卽以人事卜之今有葬地兌向坐空朝滿合術士法者吾見已敗矣此又術者之惑也窀穸之事欲其高燥安燠則子孫心安地道難知陵遷谷變古者但卜之而已土中夏清勝於停棺經暑有速朽之患仁人孝子念之是以速葬爲急古者限以踰月之制大夫以上不能倉卒備禮又有贖贈會葬之文不得已而至三月五月非以緩葬爲貴也今世人不明此義直以吉凶係於宅墓夫宅墓人命吉凶皆以干支而定葬可轉移禍福將井所受干支而更換之乎卽云葬吉始得賢子孫彼術者何不自謀而爲人役乎乾爲積善坤爲積惡故孔子言積善餘慶積

不善餘殃作善不獲報未能積也今不積善而欲求福於宅墓即得吉地保無水火盜賊之患乎蘇化熊而入羽淵王季葬於渴山而水噉其墓至子孫且勃興積德累仁所致非葬之善也近世術士無通曉古書之人不肖者或預置荷應於穴中私約地主取重值必詭言人家祖墓不吉乃可售己地又詭言子午向不可用或兼天干或用四維始可令葬者聽其指畫其初由於欺人其後有著之於書者并以自欺東南士大夫久厝不葬傾竭家貲之患實由此輩古者未葬不除喪今國家亦有停棺不葬之律安得以禮經責之功令禁之俾復三月踰月之制又密訪所稱地師者治以詐欺取財之律則澤及枯骨之陰德遠矣

孫忠愍侯祠堂藏書記

家大人少孤貧好聚書書賈幅湊易衣物購之積數櫃旋以饑驅北行予生四五齡時既就傅歸視櫃中書心好之年逾志學從家大人之句曲官舍因按日讀所列學宮十三經注疏及諸史朱墨點勘凡數過幾廢科舉之業已而負笈遊學院江淮海河洛之間踰二嶠而西著述於關中節署畢督部藏書甲海內資給予使得竟其學嘗應試入都備書四庫館所見書益宏多又數年釋褐入玉堂奉勅進西苑校中祕書竝覩翰林院所存永樂大典回翔省闈者九年所交士大夫皆當代好學名儒海內奇文祕籍或鈔或購盡在予處聞覽釋道兩藏有最先古本足證儒書及陰陽術數家言取其不詭於經者寫存書目及官東魯由監司權廉使往來曹南歷下防河折獄所頓亭傳不廢披覽旋以母憂南旋倉皇相載卷帙狼

籍時值河溢經南陽湖遇風沈舟歸至金陵料簡殘冊置忠愍侯祠屋中損書大半比年負米吳越貧不自存猶時時購補數十種書稍完具如初或有創獲蓋藏書之難而好書之不能免於尾者尙如是所藏既不備羣書不能區分四部獨釋其最要者以教課宗族子弟略具各家之學導來者先路俾循序誦習咸有法程分部十二以應歲周之數曰經學第一先以古義附以雜說漢魏人說經出於七十子謂之師傳亦曰家法唐人疏義守之不失以及近代仿王氏應麟輯錄古注皆遺經佚說之僅存者學有淵原謂之古義至宋明近代說經之書各參臆見不合訓詁多其游辭少有要實或又疑經非議周漢先儒謂之雜說列於附存曰小學第二先以字書次及韻書訓詁之學不明則說經不能通貫或且望文生義文字之變隸楷迺改滋生日多旣集漢魏字書亦及後世以蓋其變聲音反切雖起六朝或推本讀若舊音而作且引古字書亦宜兼載曰諸子第三先以古書附以僞本九流七略互有改移班書隋志部分最當依此爲類庶非臆見六韜舊入於儒管子還列於道周秦述作之才幾於聖哲或多古韻古字僞書後出了然可知唐宋諸子尤多遊戲之作附存於末不惑後人曰天文第四先以垂象次以算學次以陰陽黃帝巫咸甘石之學是分天部分野以占吉凶出於保章左史其書最古謂之垂象九章五曹之書惟知轉算不必長於觀象謂之算法遜甲六壬其術亦古不可中廢合以命書算法謂之陰陽三者俱屬天文其學各有所受不能合一曰地里第五先以統志次以分志或總紀區宇或各志封域禹貢古文說及周地圖之言存於列代地志及水經注括地志諸書宋元方志多引古說證經注史得所依據宜存舊書地名更

易今古殊目兼載今志以資博考曰醫律第六先以醫學次以律學醫律二學代有傳書竝設博士生人殺人所關甚重經稱十全爲上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史稱郭鐵陳寵世傳法律此學古書未火於秦歷代流傳尤不可絕醫則刪其後出偏見者律則今代損益盡善欲求根據兼載古時令甲云曰史學第七先以正史次以雜史次以政書古今成敗得失一張一弛施之於政賴有典型存乎正史史臣爲國曲諱或有抵牾尤賴雜史以廣異聞朝章國典著作淵藪舉而措之若指諸掌則政書尤要云曰金石第八金石之學始自宋代其書日增遂成一家之學鐘鼎碑刻近代出土彌多足攷山川有裨史事古今兼列無所刪除曰類書第九先以事類次以譜類次以書目古書亡佚獨賴唐宋人編類保存十五非獨猶祭詞章實則羽儀經史謂之事類譜學之傳自東晉板蕩南宋播遷周秦世系不可復尋或多僞託唐宋學有專家傳書幸在列代經籍自有淵原證以書目所存僞本不能妄託是亦事類之屬故并爲一曰詞賦第十先以總集次以別集漢魏六朝唐人之文足資考古多有舊章美惡兼存自宋以下人自爲集取其優者入於書目餘則略之曰書畫第十一先以總譜次以分譜六朝以來以行楷爭奇存乎絹素或摹繪山川故事以傳往迹書畫小技不絕於今宜考其真贗鑑賞之學所謂賢於博奕游藝及之勿致廢事曰小說第十二稗官野史其傳有自宋以前所載皆有本末或寓難言之隱或注所出之書今則矯誣鬼神憑虛臆造竝失虞初志怪之意擇而取之餘同自鄙焉昔之聚書者或贈知音或遭火患或以破家散失或爲子孫售賣高明所在鬼神瞰之予故置之家祠不爲已有既經沈淪僅有文字可尋卷帙零亂知免天災

豪奪之咎。但捨之作宦。不能多攜。是所缺。望略述原流。以曉後人云耳。

古佛象記

曩得古石佛象于關中。爲齊天保時所刻。又得于兗州。爲唐先天時所刻。又得宋刻畫象于終南山。便子谷。又得烏斯藏古銅象。則楊方伯授所贈也。以是前代物。故愛玩之。置于家。先母好善。又守婦人無外事之義。聞釋氏不害于物。乃敬事之。日誦經禮拜。及遘疾。敬之愈至。疾益劇。不起。吾仲弟哀吾母之事。佛無効也。則毀其象。予止之曰。禮父母所愛亦愛之。又曰。思其嗜好。禱福定于天。佛不能爲福。即不能爲禍也。世之持誦釋氏書者。徒以心有所歸。輕功名。滅嗜欲。如吾儒之讀書稽古。不使外物役心耳。佛固不知佛之道。卽孟子所云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政。不可法于後世之道。亦異于殘殺者。而何必毀之。且夫秦之權。銅雀之瓦。蚩尤盜跖之家。後人愛之。飾爲古迹。爲其難得也。火浣之布。非可禦寒。夜光之珠。不及廷燎。直以爲賞心之具。今置古佛象于堂室。比之法書名畫。所謂小道可觀矣。何必毀之。仲弟曰。吾聞父報讐。則子行劫。存此象以惑子孫。將有佞佛而入于邪。或耽虛無而廢事者。柰何。吾見世之愛士購書者。其後且有達人世之悖出者。其後且悖出世之逞才。裁爲詞曲小說者。其後且入于流蕩淫僻氣之所感。如流溼就燥。甚可畏也。遠則楚王英最先事佛。而不終其身。近則秦觀以寫佛書削秩。鄭鄧以符錄降仙作書。爲溫體仁附致其罪。人陽也。而接于陰鬼氣中之家。爲不寧。性爲不正。招禍之道矣。是以惡其流弊也。予無以折之。亦不忍弃故物焉。遂記其事。以訓于家。

孫氏先塋連理木記

嘉慶四年太歲己未仲春月晦，星衍歸自金陵，展墓鄉郡至毘陵西郊夾港口，謁十一世祖明贈漢中府知府諱公墓，披荆周覽，得異木焉，生當神道，團團如蓋，兩樹竝立，上枝連理，急告族人曰：此圖籍所稱木連理也。時始異之，野人聚觀，以爲嘉瑞。府君者，明故行山西太僕卿諱之父，禮部尙書文介公諱慎行之曾祖也。或曰：府君之後，對策及第者二人，入詞館者四人，成進士任庶司者代有數人，皆清白報國，無田宅贍子孫，然歷兩朝，未嘗有罹國法，馳名節者，聚族同居，且十數世，是木也。生其孫氏，睦族餘慶之徵與。星衍曰：不然，此國瑞也。聞諸沈約志言：王者德澤純治，八方合爲一，則木連理生。終軍對奇木言：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國家重熙累洽，拓地數萬里，山陬海澨，必有神木生之。吾不及知其在孫氏先塋，是吾族食德服疇，世受國恩，行革勿傷之化所沾被也。且五行亥卯未木，也是木久拱矣，而顯在未歲月建卯也。於文未象木，重枝葉位在西南，其應西南陲之民有慕化歸誠者焉。儒者不妄言符瑞，而洪範推天人休咎，嘉禾來牟，見於書詩，不可誣也。星衍職任舊史，事應經典，敢不紀述，以示後世，且使子孫世世報國恩而思先澤，庶幾毋翦斯木云。

許叔重本主結銜議

撫浙使者阮芸臺先生旣設詁經精舍，以教生徒，星衍請崇祀先師許叔重、鄭康成於堂中，與咸文學鋪、堂舍生洪茂才頤煊、震煊議所以書木主銜者，咸君以謂許君之子沖上書稱太尉南閣祭酒，比范史稱

汝長爲得其實。范史不載。明已疏也。汝長官卑。不宜以此。蓋太尉祭酒。星衍以謂太尉官屬雖貴。由其自辟除。不及汝長之列朝籍。鄭康成注禮。稱邑宰爲賛臣。汝長宜書。兼列太尉祭酒。如今人之書前官可也。且許沖上書。祇言其父病。未必病篤不起。或後爲汝長。范史則據終後而言。較可從。洪兩生以謂百官志。太尉官屬有黃閣。句主簿錄省衆事。其官以令史爲之。令史舊注百石。不及令長之秩。多至千石。最小亦三百石。是汝長尊於太尉官屬。周澤傳。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鼈池令。令長一也。許君由孝廉辟太尉南閣祭酒。由祭酒遷汝長。故本傳云再遷。除汝長與周澤傳官階正符合。胡廣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不必定屬尊官。今主題汝長。不及太尉祭酒可也。先生曰。洪兩生議是。可兼題之。如孫君議。

與秦觀察瀛書

竊見閣下爲政之意。欲異乎俗吏之爲也。今監司奉命有專達之責。顧一方之弊政重且大者。非一人一時所能更。不能更而言之。以招執政者之忌。卒無益於事。僕官山左。屢以曹單河工。應有量隄格隄。請於當道。領之。託言無經費而不行。此其毒事矣。浙之士夫。不可速葬。閣下所應酌限。陳奏以革其俗也。浙之多權厝也。積棺湖干。反以速葬者爲忍其親。其厝之而子孫有發迹者。愈以爲得地而不葬。或子孫之貧而絕者。又不能葬。是始終不葬其親也。聞且棄棺於道。斲爲船板矣。或曰。宋時南渡士夫。攢厝其親棺。以待北歸。今居於此者。何爲倪其習哉。此非示諭勸誨之所可禁也。又不可持之太急。以苦貧民也。按古有

未葬不除喪之禮。今三月踰月之制。縱不能行。閣下陳請有終喪不葬其親者。官員不準起官士子不準應試。商賈平民不準離鄉貿易。三年之久。富者既葬可依期。貧者亦無難舉事。其已終喪而未葬。事在令前者。再請限以一年。則部議不至以不便民相格。因浙省以推及於天下。此政一行。所謂澤及枯骨也。今之言事者。動言擇其重者大者陳之。乃有濟耳。此近名也。夫重且大者既不易更。可更者又以爲不足言。是終無益於事也。人之身有苛疾焉。有痼疾焉。以苛疾求治於醫。醫者曰。吾欲得痼疾而治之。豈情也哉。或曰。浙中權厝者多火生枯木。其應多火災。或曰。積屍之氣。經暑中人則爲疫。丙吉見喘牛而問之。此亦調燮陰陽之一端。廉車所宜問也。

貞節堂敍

吳之楓橋西岸有貞節堂。前閣學翁鴻臚爲旌表節孝故奉直大夫袁君室韓孺人所署名也。堂外闢闢而內爽坦。旁則引泉種樹。左爲竹柏樓。後爲五硯樓。皆節母獨居課子及子又愷藏書讀書之地。堂三間。不崇不隘。無磨礲雕績之巧。不佞與又愷相識。晚恨不及升堂拜母也。又愷涕泣言。母廿五而守節。撫孤越十五年而歿。方四十時爲乾隆之四十六年。子婦等用時俗禮爲母生日。舉壽觴。母舉古稱未亡人義。卻勿御。未幾母竟卒。又愷痛母益甚。徧乞當世賢士夫爲文。以顯母節。行紙一帙。命曰霜哺遺音。不佞時亦有母喪。聞其言。不自知其淚涔涔不止也。孝經稱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不謂今之名位世之以科名。官位達者。不過奉告身。張燕會以爲觀歡。誇耀閭里。愚婦孺甚則忘身。以及其親。數典而忘其祖。若是

者一郡邑率有數人。其身榮其後無聞焉。今節母卻壽觴不欲自顯。卒得旌於朝。又禮不汲汲求仕。進以立身。能文章名於世。又推其孝思以及其祖。藏弃先世書硯之屬。以爲宗器。使天下之士皆欲登其堂觀其先澤。爲文以顯母之節行。若是賢子孫。海內千不得一焉。誠有合於孝經所云立身行道者。宜不以綠野畫錦之堂之易斯堂也。

湖北金石詩序

吾友嚴子進。搜致湖北金石。自隋至元。凡若干種。爲之題詠。登臨之勝。與廢之感。讀之使人不勝情。夫詩固異於跋尾。子進此作。流連風景。抒寫性靈。可謂得風人之旨者矣。始畢督部鎮楚方檄。訪各路金石拓本。一上內廷三通館。一以副本爲之攷證。如歐、趙所撰書。任其事者。子進與馬通守紹基也。子進既以此詩上督部。契賞其清雅。屬爲開雕。以備一方文獻。旣而督部奄逝。楚中多故。金石書卒以不成。此邦金鐘鐵鑊。豐碑古碣。獨賴子進詩以傳一二。亦可慨已。予始與子進尊甫侍讀君及張舍人壻錢刺史坫。依畢中丞於關中節署。訪求古刻。中丞手著關中金石記。刊行於世。其後移節中州。又成金石書。如在關中時。子進亦省謁尊甫。作入洛之遊。一時翹材之館。風流文物。甲於海內。已而予官京師。侍讀捐館舍。諸同人亦多星散。中丞往來節制齊楚。不獨舊遊不可復預。著述之事。亦漸零落。及子進來東。訪予於濟上。巡使署。越十餘年。懷人傷逝。益不勝慨焉。然阮侍郎旣刻山左金石書。以成督部之志。子進能讀父書。又以此詩存楚遊。訪古梗概。督部生平好古愛士之心。亦可大歎於九京矣。子進所著有江寧金石記。又爲予校

輯寰宇訪碑錄將出而問世此特其儉詠之工不愧古所云登高能賦遇物能名者亦足慰也

跋鮮于樞書佛遺教墨迹

釋氏書最古者有漢時所譯佛說四十二章後頗增改其文不類次則佛遺教帖傳爲王右軍書集古錄以爲唐人然文義古質得儒書精義遠出金剛楞嚴諸佛書上蓋譯時在魏晉前也遺教以不畜積不安置田宅及戒顯異惑衆而進之以有愧恥求精遠修智惠皆異乎後世之爲禪學者釋氏戒貪嗔癡人有財而求其布施非貪乎金剛努目地獄變相非嗔乎人十月而生不能滿百妄冀成佛生天非癡乎唐以來僧衆談空其流愈失與遺教之旨大違異且遺教爲釋迦臨終口授之詞予遊關中至盩厔蓋有老明墓云鮮于樞以延祐六年書此用中鋒無側媚之筆天趣秀潤得晉代風格昔見趙文敏寫佛說四十二章於中州又獲覩此帖於家鳳卿茂才處歲事匆匆惜不及手摹一本因屬吳生毓汾影寫列入子部道家書目以備校勘云嘉慶五年人日書

楊光先傳

楊光先字長公徽州府歙縣人明時爲新安所千戶崇禎十年劾大學士溫體仁給事中陳啓新昇棺自隨廷杖謫戍遼西國朝順治三年光先上言時憲書面不宜用依西洋新法五字久之又告湯若望誤以自明萬歷時奉所爲天主教以來中夏其所事之象曰耶穌手持圓象曰天設爲天堂地獄之說以誣誘

人謂耶穌生于漢哀帝天壽二年庚申歲，以罪磔死。其時有日食地震之異，光先斥之。比于漢之黃巾明之白蓮教，謂耶穌死爲謀逆，不應行教于中國。且其死既言在建武八年壬辰歲三月二十二日，考漢史是時無日食地震之異，皆妄言惑衆之甚者。康熙三年七月，光先又以天主教所授江廣圖書金牌繡袋等呈控禮部，勅下吏禮二部會鞫。是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湯若望推初虧在申初一刻強，食甚在申初二刻半，復圓在酉初三刻。食虧在南，光先推初虧在未正三刻，食甚在申正一刻，食虧在北，與若望異。候之如光先言，若望竟不驗。由是罷黜若望等四年，授光先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光先叩關辭職，疏五上不許。自輯前後所撰書狀論疏爲上下卷，名不得已錄。傳聞西洋人以重價購燬之云。其斥地圓之說，謂其遠方圓動靜之義，若浮于虛空，則人物不成安立。若有安著，則下土爲地覆壓矣。其斥星圖移宮之謬，以爲若望移寅宮之箕三度入丑宮之初，因將恆星俱移十餘度。他宮猶不爲顯，獨未鬼宿移入午宮四五度，又斥其一月三節氣及二至二分長短，及更換觜參二宿之謬，皆以爲不合古法。西洋人旣聞光先之詬，後又遁其辭以言天云。

舊史氏曰：孝經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論語云：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又云：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西法誤會大戴禮四角不揜之言，而創地圓之說，誤會諸子九天及楚詞圓則九重之言，而創宗動天之說，誤會歲差之言，而疑恆星有古今之差，變古日月徑千里月來食日之言，而云日體大于地，地影蔽日，故日食。又以私意移北辰東移，使其國土漸入離方，皆非先王之法。

言聖人所不論。實則推步日月五星之法，不繫于此。必欲談天窮所不可知，寧信各緯書及張衡、虞喜諸人有本之言矣。光先之折西法，未申日食虧南之謬，徒以推步知之。按五經異義，月高則其食虧于上，月上則其食虧于下。是時日食在下，備合之經義，自應虧在北也。光先文不甚雅馴，而譽謗之節有可取。孟子云：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西人以此斂迹，光先之功固亦偉哉。

武億傳

武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先世居山東聊城縣勝國時，有遠祖名恂者，以指揮使駐懷慶，遂爲河南人。曾祖維翰，國朝順治閒遷偃師。祖朝龍，有隱德，載在方志。俱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父紹周，雍正癸卯科進士，由安徽東流縣知縣行取主事官，至吏部驗封司郎中。監督倉場有政績。嫡兄三人：修、俊、伸。同母兄一人：倬。弟一人：儒。億生於京邸，少有異表，不苟嬉戲。八九歲，以朱墨點定明代名人制義，第其高下，父驚愛之。年十二，獨覽九經諸子爲文，下筆千言。年十七至十九，連遭父及母孟氏、生母郭氏喪，哀毀骨立。鄉里感歎，億父故清宦官中外卅餘年，家無儋石儲。值伊洛暴溢，宅舍盡圮。億就高架木爲小屋，讀書其中，嚴冬衣敗絮，或遇大風雪，持斧出取薪燃火，手僵斧落，傷足血沒踝，忍痛歸，誦書益力。服闋，應縣試第一，入學爲附生。乾隆庚寅科中式，本省鄉試第六名舉人。三應禮部試，皆報罷。因遊朱學士筠之門，時學士負海內文望，門下士多一時賢俊，闕達不羈之才。億盡與交遊，而獨以文章氣韻相勸厲。學士雅重之，爲延譽。然性樸直，不喜干謁。惟布衣屢躡，就日下書肆購異書，所得金石古文，皆爲攷證。學日益進。

庚子科成進士五十六年謁選授山東博山縣知縣縣多山土瘠民不務農業地產石炭石礦燒作琉璃器皿供億繁多商賈輻湊奸宄所在匿迹億下車思所以變易風俗然後以經術飾吏治因校士發策問邑中最敗風俗者附郭佛寺多女尼常街服作佛事遊閭聞閒聚觀者猱雜生事億汰存其老病廢疾者餘悉遣嫁之歲時出講鄉約至遠僻村落因加諭教訟事無大小至則判決之或呼冤不及具詞狀召兩造折以片言無不得其情而去胥吏無所施其弊縣僻無驛傳有急事假里馬以供役轉相科敘豪者利其事億禁革之前官有以石炭餌上官者浸以成俗億察民運載山徑中大不便手疏其患苦請除之捐貲議立書院於城東范文正祠傍邑人感激輸將閱兩月工竣命曰范泉書院親臨講課口授指畫示以訓詁文字通經術樹風節之要士皆勤奮檄治鄰邑煤窑獄窖戶介典史某以白金二千遺典史憚億威望不敢言億廉知之因禱雨謂典史吾禱於神雖貧不爲墨吏也雷霆實聞之時方震雷典史驚悚遂獲澍雨先是縣營弁某有不法卒張保曾爲弁奪娼爲妾億因他事治之急弁屬上官某爲緩頰不聽自是佛上官意會有步軍統領衙門番役頭目曹君錫杜成德者倚朝貴勢出都探事招從惡少十餘人縱飲博橫於縣中億擒至堂下稱奉要人令不服罪按法笞辱之時乘政者勢張甚外臺多承望風旨上官某聞之以爲禍至無日矣乃厚贈番役行而假名濫刑平民劾億罷職億官博山織七閱月耳縣民聞億受代則扶老攜幼率千餘人赴省乞留大吏某故賢者劾億時特爲守所持及見民情大感動因入覲約與偕行爲籌捐復時故大學士公阿文成公見大吏於朝謂之曰例禁番役出京畿柰何責縣令按法之非

且隱其實而勸強項吏何也大吏深自悔然卒格於郁議歸博山民猶謂當復任老弱遠迎界外告之故人人哭失聲已而相與館故令家於縣中朝夕饋問億愈不忍以家口累民乃遣歸其鄉而自閒遊東昌臨清開藉書院以餽口至河南詣好士友人與修縣志以終其身嘉慶四年十月卒於鄧州客館得年五十有五是冬有旨命朝臣密保內外員操守端潔才猷兼濟及平日居官事蹟可據者赴部候旨召用億名在保薦中縣令捧檄至門亡已一月矣億至性淳篤生平重風義嘗由都奉兄倬柩南歸乏資斧手輓鹿車不避溽暑泥淖比達里門足重瞞既非爲之立後族孫有孤貧者十五年與同爨聞師喪千里奔赴嵩縣典史某卒喪不能歸解衣質錢資之行設義田縣北郊收僵師之乘殯者冀以厚風俗在魯山時楚匪擾至河南唐鄧之境億爲令區畫議復魯陽關設兵防交口鎮以扼荆襄要路立保甲西山諸鄉塉防守賊竄匿未及行而交口鎮西山俱被賊焚掠無餘鄧州旣經蹂躪士民禦賊死者未得申上其實億勸立國殤祠以厲鄉勇其以維持風教爲己任類此億通貫經籍講學依據漢儒師授不蹈宋明人空虛臆說之習所著經義原本三代古書疏通貫孔疑滯凡數百事所得列代金石爲古人未見者數十通因之攷正史傳者又數十事今中州人知讀古書舉經學搜訪碑刻備一方掌故多自億爲倡始云撰纂經義證經讀攷異三禮義證讀史金石集目授堂金石跋錢譜詩文集札記之屬數百卷與修魯山鄉寶豐安陽四縣志行於世子三人穆淳景淳盛淳孫來

舊史氏曰武君真循吏也在官七月而得民心如是令久於其任治行當不止此爲縣令者人人如億吏

治之弊不至不可移易。墨吏負帑愈多去之愈有所奉掣。強項吏一出而被劾。且以沽名相詬嫉。不遇非常察舉之詔。何以厲廉節耶。予與武君交最密。知其事始末甚悉。及予罷山東廉使任。爲阿附朝貴者所媒孽。事大類武君。獨爲君子求治太急。固俗所忌耶。抑遇非其時也。直諫多聞之交。又弱一个悲已。

汪中傳

汪中字容甫。江南江都人。少孤貧。力不能就博。因鬻書詣人家學舍中。稍稍識字。通文義。穎慧絕人。嘗代學僮爲文。欺其師。塾師大驚異之。久之遊書肆。與書賈交借閱。經史百家。博究古籍。能別白是非真僞。入學爲附生。學使者至。則先耳中狂名。欲因試擢辱之。及見其文。皆甚推服。試上等。中侃侃辯盈廷。無所屈。朱學士筠督學安徽。中往就之。時太平守沈業富亦客中。交道漸廣。中嘗對策場屋間事者。屢至。悉疏示之。出場後。因撰策學數十篇。不檢書。不屬稿。刊行於時。大爲獵祭者所祕寶。覆按書無舛誤者。翁閣學方綱、朱侍郎珪。先後校士江左。思暗中物色之中。不就試。乾隆丁酉歲。謝侍郎墉來督學。選拔貢生中不應。朝考亦不就試。益以經義自娛。當是時。四庫館開。海內異人異書。竝出。經學小學算學詞章金石之學。卓然以撰述自見者。有錢少詹大昕。王光祿鳴盛。盧學士文弨。孫侍御志祖。王兵部念孫。段大令玉裁。戴編修震。王副憲昶。蔣編修士銓。袁大令枚。姚比部鼐。中於諸君爲後進。皆辯難無所讓。別自書當代名人姓字。品級高下。人愈嫉之。以爲汪中善罵人。中曰。吾鄉多賣人。不知學短長。日見訛者衆。遭罵乃疑爲俊士。且吾不罵庸俗人也。得吾罵亦大難。或言遭罵妄傳耳。然中能鑒別彝器書畫。得之售數十百倍。家漸豐裕。

中深自斂抑爲詩曰佯狂罵坐自平日焉知性命鴻毛輕寓書規予曰學問觀其會通性行歸於平實蓋中之學益進於道遊楚謁畢督部歸愛浙西山水留久之乾隆五十九年月以疾卒於西湖葛嶺園客會中解經有神識病古人之疑周官左傳也爲周官微文及左氏春秋釋疑皆依據經證箴砭俗學又病後人疑經中春會男女之文中讀會若司會以謂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至中春則過時媒氏書男女年月日名於是時計之予亦言聘則爲妻奔則爲妾經言奔者謂不及禮聘非淫奔也又病未嫁女爲婿守貞之不合禮以謂婦人不二斬故爲夫斬則爲父母期未有夫婦之恩而重爲之服以降其父母於壻爲無因於父母爲不孝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凡所爲文皆有益經術維持世道餘見所著述學云中於詩古文書翰無所不工振筆千言不加點竄盡如人意所欲出愛春秋左氏學之自言取法乎上不失爲漢魏文也生平不可信宋人理學及世俗非鬼之祭斤斤焉斥胥西域金人一切淫祀之屬妻有過出之俗人頗以爲怪而中孝事寡母篤於交誼所至之處訪故師友墓拜奠之或卹其後人死後妻妾皆守節撫孤子不墜家教

舊史氏曰汪中非狂士也方中困厄時俗人揶揄之因愈激烈罵坐然中文原本經術皆先王之法言比之昔人疑繫詞書序改易詩序議周官禮記刪孝經絕不知畏聖言者其狂何如哉中與予學術最相契合惟論明堂石鼓意見不同耳其長不可及也中卒得自贍其生有子息不至如明唐寅徐渭之放廢亦學足以自立世人以不在乎豈不盛哉

章宗源傳

章宗源字逢之浙江山陰人以兄編修宗濂官京師遂以大興籍中式乾隆丙午科舉人少聰穎不喜爲時文以對策博贍發科益好學積十餘年采獲經史萃籍傳注輯錄唐宋已來亡佚古書盈數笈自言欲撰隋書經籍志攷證書成後此皆糟粕可鬻之然編次成帙悉枕中祕本也又言輯書雖不由性靈而學問日以進吾爲此事久之亦能爲古文爲駢體文矣又以今世所存古書版本多經宋明人刪改嘗恨曩時輯錄已佚之書不錄見存諸書訂正異同文字當補成之其已輯各書編次成帙皆爲之敍通知作者體例曲折詞旨明暢古書多亡於北宋故輯書始於王應麟近代惠徵君棟踵爲之四庫全書用其法多從永樂大典寫錄編次刊布甚夥至於宗源則無書不具焉時都門廣慧寺有妖僧明心者誑人以符錄降鬼僊挾而書几言禍福又賄客僕從刺探隱事面發之示神驗京朝官之佞佛者大爲扇惑爭餽貽之僧益豪橫或占人墳塋作廟基或權子母取重利事敗僧以罪遣歸南中宗源等以佛事與奉連罷斥不能復與會試僧又潛出遊齊魯閒就大吏之不潔者網賄遺易姓名捐職丞倅出入詭祕甚而宗源等猶信之持長齋且寓書屬予去所爲三教論者予著三教論時京朝官惑於妖僧日甚因以曉譬之大吏某曾倚上官勢屬予去其文不得及得宗源書戲云君以生平輯錄書付我我即去此文君必祕愛不忍割是色空之說不足恃也然宗源好學之志終不衰性恬澹不屑干謁亦異乎世之所謂禪鑽者以嘉慶五年□月□□日疾卒於京邸撰隋書經籍志及雜文若干卷

舊史氏曰惜哉章君之好學而惑於釋氏也。旣輯錄三代先秦古書。豈不知佛書出東漢六朝之不足貴。並非西域浮屠之所乘筆耶。及爲妖僧詐誤。猶以素食終身。年未五十而溘逝。釋氏之効安在。或言章君死時神清明無所苦。此何益。且反常也。孔子大聖。寢疾七日。曾子大賢。反寢未安。徂歿之痛。達人不諱。儒者身備四氣。哀樂反常。豈發皆中節之學乎。傳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儒通天人。勿可尙已。

台州府松門山天后宮龍王堂碑記

海之祀見於經證者。惟詩周頌般序有祀四岳河海之文。禮樂記云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漢武詔以河海潤千里。令祠官修祠爲歲事。南北朝以來。有蓬萊海若之祀。隋始近海立祠。唐始封王東海曰廣利。宋加淵聖廣德。助順廣德之號。祠於明州定海。詔爲大祀。而天妃之祀見於正史。則始於元至元。南海女神靈惠夫人以護海運有奇應。加號積至十字十二字。廟曰靈應。他書以爲始自宋。又舉人神以實之。皆不見於正史。前明崇禎時。復封碧霞元君。國朝屢以靈應加封。尊爲天后。今上嘉慶四年。增封護國庇民妙應昭靈昭應宏行普濟福佑羣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佑天后。台州府松門山天后宮龍王堂舊廟所在也。嘉慶五年太歲庚申爲今撫部阮公莅浙之明年。稔海盜之鴟張日久。將加大創預絕其窟。督責僉同之路。先事請製大戰艇。又奏請閩粵舟師會剿。得旨則嚴守禦。設方略。購獲盜賊數十人。盜大窮蹙。六月十二日合師。海風大作。一夕漂沒盜船數百。殲戮沈溺無算。設伏島嶼。擒獲其竄匿者。又數百

人海疆之民鼓譟相慶曰此撫部之力撫部曰此天子之德天子曰繫神之功乃僉撫部所請發藏香薺神廟御書扁額費懸於天后宮龍王堂以答神休經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傳曰陽威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惟撫部知民疾苦爲之造海舶躋舟師故師未至而盜氣懾惟天子能用儒臣伸國威奮智勇故士氣倍而神靈格惟天聖聖君賢臣一德一心與民喚咻故不費折衝不煩轉餉俾海隅有接賜於宣室是則神之靈皆天子之德中丞之力民之所不能忘不可不紀也若夫水爲土妃又在坎位女宿所居象飾似之有舉莫廢亦祀典也星衍母服未除授經此土撫部阮公以親見其事屬爲文以紀神靈錫予之盛不敢以單位辭銘曰

皇皇地祇孰主宰是居陰配天有元肇祀朝宗於東爲百谷王翼翼神廟溯自隋唐神光之祐管寧以濟越在我朝反風示異松門巖巖海若所依潢池出沒神怒睨之天子命我觥觥大府靖此海隅有文有武聲威大張詞伺以窮取其鯨鯢覆其艨艟屏翳乘之亦有胥種神之格思仁者有勇藏厥渠魁福我蒸黎海波不揚明臺受釐天章昭回輝炳神宇滄桑旣闢祀典有舉毋弛民務毋廢盜糧遠臣監司敢告封疆

清故河南山東河道總督提督軍務資政大夫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司馬公駒墓志銘

公姓司馬諱駒字雲皋號溶川江寧府江寧縣人其先得姓受氏詳於太史公書南宋播遷失其世數高祖燧居浙江寧波祖裕始遷江寧入學爲弟子員父必善妣方氏自公高祖以下皆封贈如公官兄驥弟

曉俱先卒。公生而穎異，讀書目數行下，稍長，留心經世之學，講貫河防水利農政諸書，於文章尤喜陸宣公奏議，故大學士高文恪公督節鎮江左，延八幕府，艸奏牘疏密大小，咸得其宜，甚相倚重。文恪以公明習河務，奏請以從九品留工効用。乾隆二十九年，奉旨分發南河，以勞歷山陽縣主簿、興化縣縣丞、通州州判、海州州同、高堰通判、山安同知。公外領地方內參幕務，高文恪連季奉命塞河，徐豫無役不從，皆能規度指畫，敷陳曲當。凡所入告，悉蒙俞旨。故兩江總督薩載公知公名，亦傾心延接。五十年，奏擢江南河庫道，道庫每歲出入白金六十萬兩，河防歲修有成數，溢額則俟上聞。河丞值險工，借發帑金執政者不爲依期入告，率皆移易處所，通融彙報，久則因緣爲弊，帑藏空虛。公不激不隨，從容籌補，公私具舉。上下安之，不間家人生產作業，意泊如也。五十一年，南河漫口，奉檄督工，先事撫卹，扒渡災民全活甚衆。五十四年，周家樓塞口告成，有旨議敍。公遇水旱，先期斟酌蓄洩，沿河田畝盡沾利澤。又濬清江文渠溝水，貲助公車，士庶感頌。五十五年，擢授江西按察使。臬司核讞一方刑獄，不習律令者，高下緩急，一委幕僚胥吏，其能者，又持屬吏短長，網賂遺，或徇守令屬託執法。公正已奉公，深悉弊端，爰書親核，從無假手。在官七年，周城悅服。時值江右大吏以簠簋不飭被劾，連牽獲咎者衆。公竟以謹慎免患，世論歸之。嘉慶元年，擢山西布政使，未幾，調任山東特命兼理河務。其年，黃河下游壅溢，水與隄平，礮汛、曹工，先後漫溢，公偕公新以藩司擢任，驟難專制，俛仰諸大僚閒，見其意見不同，將致債事，深自歛抑謹畏，如在江右時，既而

曹工逾年堵合不成奏請停工奉旨革職留任朝使臨工按視公分榜焉是時夫人張氏卒於使署內不顧私賄贈不納其刻厲類此三年冬堵築豫省睢工漫口公五閱月行風雪中寢食俱廢豫撫廉慎和衷共濟工具踊躍一舉成功奏報堵合奉旨賞復頂戴竝免代賠銀六萬兩公念起家孤寒以筆札遇知己致通顯每膺殊擢受異數感激涕零有盡命王事之志既以曹豫宜防積勞體羸適聞純皇帝龍馭上賓遺誥將至北向長號咯血不止延醫診視俱云心脈已枯藥力不及口授遺摺望闕謝恩遂以二月二十三日卒於曹單工次春秋七十有一上聞輓惜久之降旨議卽禮也公薦肩火色目精洞照英偉軼倫平生勤學好問嫻於掌故遠近書疏悉皆手答丁寧款密莫不感懷徵時所荷一餐咸報高文恪歸櫬經紀其喪後至都門躬自展墓與人交有本末周卽無倦篤於內行兄弟從子無閒言時以爲史稱通而不泰清而不介惟公有之矣妻張氏封一品夫人子壻副榜貢生召試舉人內閣中書好古有文早卒孫淳蔭生候選員外郎星衍始官京師與公子壻爲文字交及官山左與公同僚共治河之役後又備員節下親見公行事藏公手牘數十紙皆綢繆公事尋釋難忘今淳以某年月日將葬公及夫人於江寧某鄉之原以狀走乞志墓蓋不忍以不文辭銘曰

公爲政績可紀公塞河以勤死觥觥策札況才美揚於王庭傳信史家聲清白施孫子我儕茲郡銘其里文無溢詞庶不媿

清故山東兗州府運河同知加知府銜前署山東運河兵備道襄君士燧墓志銘

君姓龔氏。諱士燧。字德煌。號雙堂。先世有溴勃海太守。遂家山陽。其族甚盛。唐宋多達官。或居閩之興化。莆田。皆有世數可紀。明天啓閒。移家於吳。子禹臣爲君祖。以孝行聞。子某爲君父。鄉里稱其潛德。妻顧氏。側室劉氏。曹氏。自君祖以下。皆以君官累贈朝議大夫。祖妣及妣。生妣皆贈恭人。曹恭人實生君。及第三。人曰朝鼎。曰寶鼎。曰紹箕。俱得官丞倅。君生而穎慧。幼遭嫡母喪。哀毀如成人禮。既就傅。勤學能文。屢應童子試。冠舉。君念祖父俱以尚義好施。家道中落。非負米出遊。無以爲養。以是棄科舉業。遊幕淮揚間。在河丞署。聞父凶耗。奔喪歸。自傷不及視。含歛斂。瘠瘠尤甚。時君年未三十。諸弟少。姊妹四人。未嫁食指數百。君綢繹家計。率以勤儉。妻顧氏。體勉同心。紡績爲助。始無內顧憂。遊道日廣。漸復先業。諸弟前後成家。諸妹亦遣嫁焉。君旣熟悉河務。淮揚觀察爭聘。延之。值有河溢之事。擘畫工役。撫卹災黎。頌聲載道。河督吳公嗣爵。總督薩載公。大寧士總督高文端公。晉臨視河壘。聞君名。咸相引重。故淮揚所屬河防諸務。皆秩然有章。大學士公阿文成公。視河豫省。奏留君河工効力。以勞送部引見。乾隆四十八年。署山陽縣主簿。擢東平州州判。歷東平州同。擢沂州府沂鄒海贛通判。署曹州府曹單同知。調兗州府捕河通判。五十五年。擢兗州府泇河同知。遇恩及穀。勞加二級。歷年防汛。催漕。功紀錄二十七次。五十六七年。河南山東河道總督李公奉翰。連奏君。護理運河兵備道。隨河督在臨清督催糧艘。適聞生母疾。心動乞假。母已奄逝。扶櫬歸葬。哀榮俱盡。親族稱之。君妻顧亦以是時棄世。君以微時共甘苦。遂無再娶之志。服闋。候補東河。時南河豐汛漫溢。君隨河督李公奉翰到工襄事。嘉慶二年。堵築工成。今南河總督康公基。田前爲

山東布政使奉命治河會同河督奏君在工勞績奉旨加知府銜九月隨河督赴楚防守漢江又以勞績奏請賞戴花翎皆異數也三年補兗州府運河同知故河督司馬公駒今河督吳公璥皆器重君咨諭河務多裨益焉君筮仕十餘年俱在上府參理公事大工一切章奏出君手信任日專未嘗出賣寒熱接見僚吏謹畏如不自容河防陳奏機宜依於舊章質直條達不苟爲虛誣徇時好高下其手曹工再報合龍君時引疾退居未爲屬稿其慎密類此居家痛觀不逮養自奉儉素昆弟同居易衣并食無分厚薄諸弟或爲君製新裘易其舊者君知則止之曰晏子一裘三十年而齊國之士待而舉火吾寧儉自奉而周人急也親族有貧乏者代爲昏嫁營葬少工詩文與黃司馬易顧進士禮琥多授餚酬唱之什輯錄成帙藏於家四年八月望日以疾卒於官署春秋六十將以某月某日葬於某鄉之原禮也子慶祥投効河工從九品女四人不佞官山東監司時親見君行事嘉君內行以弟之子妻君從子慶長今君諸弟寓書赴告并乞志墓旣雅知君又有肺附之韻蓋不敢辭銘曰

參軍記室古辟舉君才經世佐公府負薪塞河始承簿贊勞升聞易簪組恂恂家法化轍蓋施於有政不出戶我陳生駕到吳土大書瓦屑封若斧

清故封修職郎兩浙鹽課大使陶君正祥墓碣銘

封修職郎兩浙鹽大使陶君名正祥字庭學號瑞菴祖父某自浙之烏程縣移家吳門第三子某生君少聰慧就傳讀書與同學生以默識角勝負塾師異之家貧無以爲養遂以賣書爲業與吳中名下士交接

聞見日廣久之於書能知何書爲宋元佳本有誰氏刊本版貯何所誰氏本善且備誰氏本刪除本文若注或舛誤不可從都中姪公宿學欲購異書者皆詣君車轍滿戶外會開四庫全書館安徽提學朱君筠言於當道屬以搜訪祕書能稱事焉子珠琳由內廷三館供事敍用得兩浙錢清場鹽課大使貽贈君如其官君在官署逾年教子廉儉旋屬引退曰汝多疾而素餐不如歸償書也君旣家吳門僑寓都下賢士夫往來輒湊廣求故家書籍祕本歷數十年嘗慕陳思之爲寶刻叢編也語予云恨不爲一書記所過目宋元明刊刻經傳諸子各本雋妙文字異同優劣補書目家未備惜今晚矣與人貿易書不沾沾計利所得書若值百金者自以十金得之止售十餘金自得之若十金者售亦取餘其存之久者則多取餘曰吾求贏餘以糊口耳己好利亦使購書者獲其利人之欲利誰不如我我專利而物滯不行猶爲失利也以是售書甚獲利朝之公卿四方好學之士無不知有五柳居主人者當是時都門售書畫有王某售舊瓷什器有顧某意見悉如君皆盛行於時老子首欲取必與左邱明言以欲從人其道然也王某顧某死其子執所得物價貴賤物多壅積焉故君子珠琳獨能承父業與當代士夫交不復出奉檄矣君季高坐市肆傲倪俗人來售書者問欲得何書言不當則令他人應接曰是欲爲科舉業若新入詞館欲得學堂書耳性任俠曾經高淳湖起蛟舟覆君探窗出奮力扒溺者周卹之友張某者嘗以白金四十兩寄君處權子母暴死無家屬君訪其中表償之使買地營葬與弟甚友愛弟死撫其兩子畢昏嫁猶誠之以市道壞人心術也君以嘉慶二年八月二日卒於都門春秋六十有六妻周氏贈孺人子珠琳兩浙錢清場鹽課

大使女一人孫以仁予官都門退食遊書肆與君日相見君見予藏孫子魏武注以爲世無此本刊入漢魏叢書中又以予言刊葛氏永懷堂十三經注及抱朴子太元經之屬以行世版存於家今君子以予儒居金陵寄至元金陵志爲潤筆屬作君墓碣予念世之稱事者少雖書賣無復如君之知書也爲文且銘曰

不知書何足數斗臂人媿書賣教子歸來似其祖不求甚解能著古我銘其墓不爲訛兼金可卻書可取

清故文林郎河南虞城縣知縣施君輝墓碣銘

君姓施氏名輝字佩蘅號棣莊常州府陽湖縣人明時有名瀨者自無錫遷居常州之安定東鄉爲君十四世祖贈文林郎名維賢者爲君祖父贈文林郎名普者爲君父皆能勤學好施君生而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少有至性九歲遭母疾侍奉不倦如成人及喪哀毀至咯血十三歲喪父亦如之旣長屢困童子試遂遊京師備書自給貧不能具裘葛愈積學能楷書爲古文辭旋以國子監生應順天鄉試中式乾隆三十六年舉人四十六年挑發河南以知縣用上官知君能卽檄折獄稱平時值河南青龍岡河溢君從泥濘中率丁役負稽土治道以通車運晝夜不寢息者廿日河隄使者倚重君凡工次采買稽核及疏浚引河皆任其役積歲常數濬工先期告竣朝使故大學士公阿文成公按視河堤以合龍潰事奏請遞選能吏重浚新河限廿日竣事君獨以未補令與焉工竣敍功一等四十八年補授虞城縣知縣沿河令歲率駐工防汛歲修隄堰君外督修防兼理獄訟從容措置悉舉其職虞城商邱之間舊有沙河達洪澤

湖方開引河時議塞沙河下游使河勢由夏邑南趨近隴居民運載失便君寢其議河流亦遂道下注前後以勞紀錄六次河督蘭公第錫以君旣深明河務凡河丞工作一委任焉明年河溢睢工水及縣境君先期堵閉橋空加築隄堰民以免患出貨濟渡鄰邑災黎多所存活君治引河有方略或通溝以瀦水或留埂以輸土故工作視他處而省費十二三十年夏柘城奸民事起近邑戒嚴或謂君閉城禦患君曰不忍棄吾城外赤子也又謂君多張聲勢巡羅鄉保君曰此賊未至而擾民也親履四境勸民聯絡保守歸併黃河渡口人庶安堵賊不敢侵旋就勦戮是年境中苦旱君力請賑卹實力奉行竝捐奉餉加散口糧一月其後齊晉楚豫飛蝗偏起不入縣境民以爲德政之感以五十二年正月卒於官署春秋五十有一嗚呼世之所爲能吏者以治供張探迎上官意或陰以餉遺進求其知刀筆筐篋簿書期會及史稱酷吏古所譏催科吏且不可得若君之盡職勤民遇變而不亂者蓋歎觀矣君妻莊氏先卒繼娶錢氏俱贈孺人子應飛捐職同知不佞旣與君同里及遊畢撫部幕府時知君治行後官山左邀君子佐浚河之役益知其能承家教以狀乞文蓋不敢辭銘曰

吏道弛兮爲國蠹先攀援兮後民務吁嗟施君來何暮河渠奠兮獄訟平娛不入境兮析不驚吁嗟施君兮不可死復生